

浙江文叢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八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八冊〕

潛溪錄（卷二至卷六）

宋文憲公年譜

潛溪錄卷二

傳狀

康熙浙江通志

宋濂字景濂，浦江人。其先居金華之潛溪，後徙浦陽青蘿山。幼入小學，日記二千言，爲詩歌有奇語，人呼爲神童。元至正中，用大臣薦，擢國史院編修官，以親老辭，歸入龍門山著書。

及太祖定鼎金陵，歲庚子，遣使者樊觀來聘，與劉基、葉琛、章溢俱應詔入見。上與之語，必稱先生，不名。除江南等處儒學提舉，尋詔入內，授太子經，改起居注。知無不言，補益甚多。俄以疾告還家。洪武二年，徵總修《元史》，除翰林學士知制誥。三年，遷國子司業。四年，以他事出爲安遠知縣。五年，詔還，爲禮部主事，擢太子贊善。凡一言一動，皆以禮法諷諭，使歸於道。太子每斂容嘉納，言則稱師父，仍書『舊學』二字以賜。上嘗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，濂以真德秀《大學衍義》對，上覽而悅之。上作《祖訓》成，命濂序之，歷陳帝王之道及創業

之艱，以致儆戒。上稱善。又奉詔總裁纂修《大明日曆》一百卷，擇言行之大者爲《寶訓》五卷。

濂在朝久，凡郊社、宗廟、山川、百神之典，朝享、燕慶、禮樂、衣冠、律曆之制，四夷朝貢、賞賚之儀，及勲臣名卿、焯德耀功之文，承旨論次，咸可傳於後世。日本遣使求文，以百金爲獻，却不受。上以問，濂對曰：『天朝侍從之官，而受小國金，非所以崇國體也。』四夷朝貢，必令其使問宋先生安否。上欲俾參大政，辭曰：『臣少無他長，惟文墨是攻，今幸待罪禁林，其恩大矣。臣誠不願居職任也。』上或問廷臣臧否，但言其善者不置。又問否者爲誰？則曰：『善者與臣交，故臣知之。否者縱有，臣不知也。』凡上前所陳答，絕不以語人。至於應制之作，亦鮮留稿，署『溫樹』二字於居室之壁，有問及內事者，指以示之。九年，進擢翰林學士承旨，仍知制誥，兼修國史如故。上謂之曰：『朕以布衣爲天子，卿亦起草萊，列侍從，爲開國文臣之首，俾世世與國咸休，不亦美乎！』十年，准敕致仕。復留侍左右累月。嘗廷譽濂曰：『古之人，太上爲聖，其次爲賢，其次爲君子。若宋濂者，事朕十九年，而未嘗有一言之僞，誚人之短，寵辱不驚，終始無異。其誠所謂君子人乎？非止君子，抑可謂之賢矣！』瀕行，賜楮幣文綺。既歸，歲一人覲，外此，惟終日閉戶纂述，人罕見其面。十三年，孫慎坐法，被累謫茂州。至夔門，得疾不食，臨《觀化帖》，端坐而逝。正德中，賜謚文憲。

雍正浙江通志

宋濂字景濂，號潛溪，先金華人，後遷浦江。六歲授《蒙求》，一日而盡，受業於聞人夢吉，得《春秋》三傳之旨，兼通五經。從淵穎吳萊學，悉得其闡奧。柳貫、黃潛深器重之。至正己丑，薦爲國史編修，固辭。入龍門山著書，曰《龍門子》。高帝徵入金陵，問定亂大計，濂以不嗜殺人對，上悅。除江南儒學提舉，授世子經，召講《左氏傳》。濂曰：『《春秋》褒善貶惡，遵而行之，賞罰適中，天下可定。』洪武二年，總修《元史》，除翰林學士知制誥，兼修國史。時甘露屢降，上問灾祥之故，對曰：『受命不於天，於其人。休符不於祥，於其仁。』遷國子司業，贊善大夫。上問帝王宜讀何書，濂請讀真德秀《大學衍義》。上立取覽，令大書揭兩廡壁。上坐西廡，令講司馬遷論黃老事。講畢，復言曰：『人主能義理養性，則邪說不能侵；興學教民，則禍亂不能作。刑罰非所先也。』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。集歷代事爲《辨奸錄》，纂《大明日曆》，倣唐《貞觀政要》輯成《寶訓》五卷上之。其他禮樂律曆之制，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，並命編摩潤色。每燕見詢舊章，講治道甚條析。至論廷臣，但言其善者，問否者爲誰，對曰：『善者與臣友，故知之。否者縱有，臣不知也。』凡命爲詩文，必寓忠告。性謹密，不洩禁中語，有奏輒焚其稿。除翰林學士承旨。日本使奉敕求文獻百金，不受。上問濂，對曰：『天朝侍從受外夷金，非所以崇國體。』上然之。致仕，居青蘿山，閉門著述，人不見其面。後以孫慎坐法，安置茂州。

行至夔卒，年七十三。正德八年賜謚文憲。

嘉慶四川通志

宋濂字景濂，其先金華之潛溪人，至濂乃遷浦江。幼英敏強記，通《五經》。元至正中，薦授翰林編修，以親老辭，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。太祖取婺州，召見濂，時已改甯越府，命知府王顯宗開郡學，因以濂及葉儀爲五經師。明年三月，以李善長薦，與劉基、章溢、葉琛並徵至應天，除江南儒學提舉，命授太子經，尋改起居注。濂長基一歲，皆起東南，負重名。基雄邁有奇氣，而濂自命儒者；基佐軍中謀議，濂亦用文學受知，恒侍左右，備顧問。洪武二年，詔修《元史》，命充總裁官。史成，除翰林院學士。明年二月，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，仍命濂等續修。再成，賜金帛。五年，遷贊善大夫。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，凡一言動，皆以禮法諷勸，使歸於道。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，必拱手曰：『當如是，不當如彼。』皇太子每斂容嘉納，言必稱師父云。甘露屢降，帝問災祥之故，對曰：『受命不於天，於其人；休符不於祥，於其仁。』《春秋》書異，不書祥，爲是故也。『車駕祀方丘，患心不甯，濂從容答曰：『養心莫善於寡欲，審能行，則心清而身泰矣。』帝稱善者良久。嘗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，濂舉《大學衍義》，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。帝指《衍義》中司馬遷論黃老事，命濂講析。講畢，因曰：『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，改文景恭儉之風，民力既敝，然後嚴刑督之。人主誠以禮義治心，則邪說不入；』

以學校治民，則禍亂不興。刑罰非所先也。』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狹，既備陳之，復曰：『三代治天下以仁義，故多歷年所。』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，對曰：『上古載籍未立，人不專講誦，君人者兼治教之責，率以躬行則衆自化。』濂之隨事納忠，皆此類。六年，遷侍講學士知制誥，同修國史，兼贊善大夫。欲任以政事，辭曰：『臣無他長，待罪禁近足矣。』帝益重之。

濂性誠謹，官內廷久，未嘗訐人過。所居室署曰『溫樹』。客問禁中語，即指示之。嘗與客飲，帝密使人偵視。翼日問濂昨飲酒否，坐客爲誰，饌何物，濂具以實對。笑曰：『誠然，卿不朕欺。』閒召問羣臣臧否，濂惟舉其善者，曰：『與臣友，臣知之，其不善者不能知也。』主事茹太素上書萬餘言，帝怒，問廷臣，或指其書曰：『此不敬』，『此誹謗，非法』。問濂，對曰：『彼盡忠於陛下耳，陛下方開言路，惡可深罪？』既而帝覽其書，有足採者，悉召廷臣詰責，因呼濂字曰：『微景濂，幾誤罪言者。』於是帝廷譽之曰：『朕聞太上爲聖，其次爲賢，其次爲君子。宋景濂事朕十九年，未嘗有一言之僞，誚一人之短，始終無二，非止君子，抑可謂賢矣。』每燕見，必設坐命茶，每旦必令侍膳，往復諮詢，嘗夜分乃罷。濂不能飲，帝嘗強之，至三觴，行不成步，帝大歡樂，御製《楚詞》一章，命詞臣賦《醉學士詩》。又嘗調甘露於湯，手酌以飲濂曰：『此能愈疾延年，願與卿共之。』又詔太子賜濂良馬，復爲製《白馬歌》一章，亦命侍臣和焉。其寵待如此。九年，進學士承旨，知制誥，兼贊善如故。其明年，致仕。賜御製《文集》及綺帛。又明年，來朝。十三年，長孫慎坐胡惟庸黨，帝欲置濂死，皇后、太子力救，乃安置茂州。

濂狀貌豐偉，美鬚髯，視近而明，一黍上能作數字。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，於學無所不通，爲文醇深演迤，與古作者並，爲開國文臣之首。雖白首侍從，其勲業爵位不逮基，而一代禮樂制作，濂所裁定者居多。其明年，卒於夔，年七十二。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，蜀獻王慕濂名，復移塋華陽城東。弘治九年，四川巡撫馬俊奏：『濂述作可師，輔導著績，久死遠戍，幽壤沈淪，乞加恤錄。』下禮部議，復其官，春秋祭葬所。正德中，追謚文憲。仲子璲最知名，字仲珩，善詩，尤工書法。洪武九年，以濂故，召爲中書舍人。其兄子慎，亦爲儀禮序班。慎坐罪，璲亦連坐並死，家屬悉徙茂州。建文帝即位，召璲子懌官翰林。永樂十年，濂孫坐姦黨鄭公智外親，詔特有之。

康熙金華府志

宋濂字景濂，金華人，住潛溪，後始徙浦陽青蘿山。自幼入小學，日記二千言，爲詩歌有奇語，人呼爲神童。父遣從聞人夢吉學，又與其友胡翰學於吳萊。未幾，悉得其闡奧。請益於黃潛、柳貫，皆亟許焉。濂遂以文章家名海內。元至正中，用大臣薦擢國史院編修官，以親老辭，歸入龍門山著書。及太祖定鼎金陵，歲庚子，遣使者樊觀來聘，與劉基、葉琛、章溢俱應詔入見。上與之語，必稱先生，不名。除江南等處儒學提舉，尋詔入內，授太子經，改起居注。知無不言，補益甚多。俄以疾告還家。洪武二年，徵總修《元史》，除翰林學士知制誥。三年，遷國

子司業。四年，以他事出爲安遠知縣。五年，召還爲禮部主事，擢太子贊善。凡一言一動，皆以禮法諷諭，使歸於道。太子每斂容嘉納，言則稱師父，仍書『舊學』二字以賜。上嘗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，濂以真德秀《大學衍義》對。上覽而悅之，令左右大書揭諸兩廡之壁，時睇觀之。陞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，仍兼贊善。上作《祖訓》成，命濂序之，歷陳帝王之道及創業之艱，以致儆戒。上稱善。又奉詔總裁纂修《大明日曆》一百卷，擇言行之大者爲《寶訓》五卷。濂在朝久，凡郊社、宗廟、山川、百神之典，朝享、燕慶、禮樂、衣冠、律曆之制，四夷朝貢賞賚之儀，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，承旨論次，咸可傳於後世。日本遣使求文以百金爲獻，却不受。上以問濂，對曰：『天朝侍從之官，而受小國之金，非所以崇國體也。』四夷朝貢必令其使問宋先生安否。上欲俾參大政，辭曰：『臣少無他長，惟文墨是攻，今幸待罪禁林，其恩大矣，臣誠不願居職任也。』上愈厚之。每燕見必命茶賜坐，詢訪舊章，講求治道，率至夜分乃退。或問廷臣臧否，但言其善者不置。又問否者爲誰，則曰：『善者與臣交，故臣知之；否者縱有，臣不知也。』凡上前所陳答，絕不以語人。至於應制之作，亦鮮留稿。署『溫樹』二字於居室之壁，有問及內事者，指以示之。九年，進擢翰林學士承旨，仍知制誥兼修國史如故。上謂之曰：『朕以布衣爲天子，卿亦起草萊，列侍從，爲開國文臣之首，俾世世與國咸休，不亦美乎！』十年，准敕致仕，復留侍左右累月。嘗廷譽濂曰：『古之人，太上爲聖，其次爲賢，其次爲君子。若宋濂者，事朕一十九年，而未嘗有一言之僞，諂一人之短，寵辱不驚，終始無異，其誠所謂君子人』

乎！匪止君子，抑可謂之賢矣。』瀕行賜楮幣文綺。既歸，歲一人覲，外此，惟終日閉戶纂述，人罕見其面。所著：未仕前有《龍門子》三卷、《孝經新說》《周禮集說》若干卷、《潛溪集》四十卷、《蘿山集》五卷、《浦陽人物記》三卷。在朝：有《翰苑集》十卷。歸田後：有《芝園集》四十卷。十三年，孫慎坐法，被累謫茂州，至夔門，得疾不食，臨《觀化帖》，端坐而逝。藁攢蓮華池山下。永樂癸巳遷葬於成都華陽縣安養鄉之原。正德中賜謚文憲，立專祠於八詠門外祀焉。

康熙金華縣志

宋濂字景濂，世居金華潛溪，濂始遷浦江青蘿山。母陳妊七月而生濂，自幼入小學，日記二千言，爲詩歌有奇語，人呼爲神童。父遣從聞人夢吉受《春秋》，又從柳貫、黃潛、吳萊學古文辭，遂以文章名震海內。元至正中，用大臣薦爲翰林編修，以親老辭，入龍門山著書。及明興，定鼎金陵，歲庚子，遣使者樊觀來聘，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。尋詔入內，授皇太子經，改起居注。以疾在告。復起總修《元史》，累官翰林學士、贊善大夫，寵遇隆渥。每俾參大政，堅辭不居，上愈厚之。每燕見，必命茶賜坐，詢訪舊章，講求治道，率至夜分乃退。侍從十有九年，詔以年老致政。家居三年，以長孫儀禮司序班慎坐法，舉家遷茂州，至夔州卒。時洪武辛酉，年七十有二。

濂博極羣書，道德文章，師表當世。有明肇興，制度沿革，多所參定，爲文臣稱首。所著有

《潛溪集》《翰苑集》《芝園集》《蘿山集》《龍門子》《浦陽人物記》，合一百四十餘卷。正德間謚文憲。其仲子璲，字仲珩，任中書舍人，善大小篆，尤善草書。方正學稱其書『如天驥行中原，一日千里，超澗度險，不動氣力，而馳驟必合程規，乃今之古人也』。又云『仲珩兼得趙文敏、康子山二公之妙，而加以俊放，當今推爲第一』。及卒，爲志其墓。

道光金華縣志

宋濂字景濂，宋時有柏者自義烏徙潛溪，五世而生濂。濂祖守富，忠信篤行，坐科繇，破其產。父文昭，有隱德，元賜號蓉箴處士。濂在妊七月而生，幼多疾。六歲能誦古文書，過目輒不忘，人呼神童。里長者張繼祖奇之，携之就學於聞人夢吉，通五經。復往從吳萊學，已，游柳貫、黃潛之門。兩人皆亟遜濂，自謂弗如。元至正九年，薦授翰林編修，以親老辭，入龍門山著書逾十餘年。

明太祖既取婺州，召見濂，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，以濂及葉儀爲《五經》師。明年三月，以李善長薦，與劉基、章溢、葉琛並徵至應天，曰：『吾爲天下屈四先生。』除江南儒學提舉，命授太子經，尋改起居注。濂長基一歲，皆起東南，負重名。基雄邁有奇氣，而濂自命儒者。基佐軍中謀議，濂亦首用文學受知，恒侍左右，備顧問。嘗召講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濂進曰：『《春秋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，苟能遵行，則賞罰適中，天下可定也。』太祖御端門，口釋黃石公《三

略》，濂曰：『《尚書》二《典》三《謨》，帝王大經大法畢具，願留意講明之。』已而賞賚，復曰：『得天下以人心爲本，人心不固，雖金帛充牣，將焉用？』太祖悉稱善。乙巳三月，乞歸省。太祖與太子並加勞賜，濂上箋謝，并奉書太子，勉以孝友敬恭，進德修業。太祖覽書大悅，召太子爲語書意，賜札褒答，并令太子致書報焉。尋丁父憂，服除召還。洪武二年，詔修《元史》，命充總裁官。是年八月史成，除翰林院學士。明年二月，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，仍命濂等續修。六越月再成，賜金帛，充京畿鄉試同考官。以失朝參降編修。四年，遷國子司業，再充京畿鄉試同考官。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，謫安遠知縣。明年，召爲禮部主事，遷太子贊善、奉議大夫。

是時帝留意文治，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，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，令人禁中文華堂肄業，命濂爲之師。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，凡一言動，皆以禮法諷勸，使歸於道，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，必拱手曰『當如是』，『不當如彼』。皇太子每斂容嘉納，言必稱師父云。帝剖符封功臣，召濂議五等封爵，宿大本堂討論達旦。歷據漢唐故實，量其中而奏之。甘露屢降，帝問災祥之故，對曰：『受命不於天於其人，休符不於祥於其仁，《春秋》書異不書祥，爲是故也。』帝從子文正得罪，濂曰：『文正固當死，陛下體親親之誼，置諸遠地，則善矣。』車駕祀方丘，患心不甯，濂從容言曰：『養心莫善於寡欲，審能行之，則心清而身泰矣。』帝稱善者良久。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爲要，濂舉《大學衍義》，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。頃之，御西廡，諸大臣

皆在，帝指《衍義》中司馬遷論黃老事，命濂講析。講畢，因曰：『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，改文景恭儉之風，民力既敝，然後嚴刑督之。人主誠以禮義治心，則邪說不入；以學校治民，則禍亂不興。刑罰非所先也。』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狹，既備陳之，復曰：『三代治天下以仁義，故多歷年所。』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，對曰：『上古載籍未立，人不專講誦。君人者兼治教之責，率以躬行，則衆自化。』嘗奉制詠鷹，令七舉足即成，有『自古戒禽荒』之言。帝忻然曰：『卿可謂善陳矣。』濂之隨事納忠，皆此類也。六年七月，遷侍講學士、中順大夫知制誥、同修國史，仍兼太子贊善。命與詹同、樂韶鳳修《日曆》，又與吳伯宗等修《寶訓》。九月定散官資階，欲任以政事，辭曰：『臣無他長，待罪禁近足矣。』帝益重之。八年九月，從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，帝得《濠梁古蹟》一卷，遣使賜太子，題其外，令濂詢訪隨處言之。太子以示濂，因歷歷舉陳，隨事進說，甚有規益。

濂性誠謹，官內廷久，未嘗訐人過。所居室署曰『溫樹』。客問禁中語，即指示之。嘗與客飲，帝密使人偵視，翼日問濂昨飲酒否，坐客爲誰，饌何物，濂具以實對。笑曰：『誠然，卿不朕欺。』間召問羣臣臧否，濂惟舉其善者，曰：『善者與臣友，臣知之；其不善者不能知也。』主事茹太素上書萬餘言，帝怒，問廷臣，或指其書曰：『此不敬』，『此誹謗非法』。問濂，對曰：『彼盡忠於陛下耳。陛下方開言路，惡可深罪？』既而帝覽其書，有足採者，悉召廷臣詰責，因呼濂字曰：『微景濂，幾誤罪言者。』於是帝廷譽之曰：『朕聞太上爲聖，其次爲賢，其次爲君子。宋

景濂事朕十九年，未嘗有一言之僞，誚一人之短，始終無二，非止君子，抑可謂賢矣。』每燕見，必設坐命茶；每旦，必令侍膳；往復諮詢，常夜分乃罷。濂不能飲，帝嘗強之，至三觴，行不成步，帝大歡樂。御製《楚辭》一章，命詞臣賦《醉學士詩》。又嘗調甘露於湯，手酌以飲濂，曰：『此能愈疾延年，願與卿共之。』又詔太子賜濂良馬，復爲製《白馬歌》一章，亦命侍臣和焉。其寵待如此。九年充會試同考官，進學士承旨，知制誥，兼贊善如故。其明年致仕，賜御製《文集》及綺帛。問濂年幾何，對曰：『六十有八。』帝曰：『藏此綺三十二年，作百歲衣可也。』濂頓首謝。又明年來朝。十三年，長孫慎坐胡惟庸黨誅，帝欲并置濂死，孝慈后諫曰：『民家爲子弟延師，尚以禮全終始，況天子乎？且濂家居，必不知情。』帝不聽。會后侍食，不御酒肉，帝問故，曰：『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。』帝惻然，投箸起，明日赦濂，安置茂州。

濂貌豐偉，美鬚髯，視近而明，一黍上能作數字。自少至老，未嘗一日去書卷。於學無所不通，爲文醇深演迤，與古作者並。在朝，郊社、宗廟、山川、百神之典，朝會、燕享、律曆、衣冠之制，四裔貢賦賞勞之儀，旁及元勳臣卿碑記刻石之辭，咸以委濂，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。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。外國貢使亦知其名，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。高麗、安南、日本至出兼金購《文集》。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，不以姓氏。雖白首侍從，其勲業爵位不逮基，而一代禮樂制作，濂所裁定者居多。

其明年，卒於夔，年七十二。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，蜀獻王慕濂名，復移塋華陽城東。

弘治九年，四川巡撫馬俊奏：『濂真儒翊運，述作可師。黼黻多功，輔導著績，久死遠戍，幽壤沈淪，乞加恤錄。』下禮部議，復其官，春秋祭葬所。正德中，追謚文憲。

初，濂於元順帝至元元年授經浦江之青蘿山義門鄭氏。鄭九世同居，願與卜鄰。至正九年二月遂徙家焉，仍以潛溪榜所居，示不忘本也。子瓚先卒，次璫爲浦江人。《明史》本傳、參《后妃傳》《宋文憲年譜》。案：守富，集作德政，疑以字行。今從《年譜》。

乾隆浦江縣志

宋濂字景濂，其先金華之潛溪人。祖德政，以濂貴，贈太常少卿。父文昭，贈禮部尚書。濂幼英敏強記，就學於聞人夢吉，通《五經》。復往從吳萊學，已，游柳貫、黃潛之門。兩人皆亟遜濂，自謂弗如。年二十五，浦江義門鄭氏延之講學，喜其風土，乃自潛溪遷縣青蘿山下。

元至正中，用大臣言，以翰林院國史編修召，以親老辭，不行。尋詭爲黃冠，逃隱小龍門山中，讀書自娛，踰十餘年。明太祖取婺州，召見，時州已改甯越府。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，因以濂及葉儀爲《五經》師。明年三月，以李善長薦，與劉基、章溢、葉琛並徵至應天，除江南儒學提舉，命授太子經。尋改起居注。濂長基一歲，皆起東南，負重名。基雄邁有奇氣，而濂自命儒者，基佐軍中機謀，濂亦首用文學受知，恒侍左右，備顧問。嘗召講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濂進曰：『《春秋》，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，苟能遵行，則賞罰適中，天下可定也。』太祖御端門，口釋黃石

公《三略》，濂曰：『《尚書》二《典》三《謨》，帝王大經大法畢具，願留意講明之。』已，論賞賚，復曰：『得天下以人心爲本，人心不固，雖金帛充臈，將焉用之？』太祖悉稱善。乙巳三月，乞歸省，太祖與太子黨加勞賜，濂上箋謝，并奉書太子，勉以孝友敬恭，進德修業。太祖覽書大悅，召太子爲語書意，賜札褒答，并令太子致書報焉。尋丁父憂，服除召還。洪武二年，詔修《元史》，命充總裁官。是年八月史成，除翰林院學士。明年二月，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，仍命濂等續修。六越月再成，賜金帛。是月以失朝參降編修。四年遷國子司業。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，謫安遠縣知縣。旋召爲禮部主事。明年遷贊善大夫。

是時帝留意文治，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，擇其年少俊異者，皆擢編修，令人禁中文華堂肄業，命濂爲之師。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，凡一言動，皆以禮法諷勸，使歸於道，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，必拱手曰：『當如是』，『不當如彼』。太子必斂容嘉納，言必稱師父云。帝剖符封功臣，召濂議五等封爵，宿大本堂，討論達旦。歷據漢唐故實，量其中而奏之。甘露屢降，帝問災祥之故，對曰：『受命不於天，於其人；休符不於祥，於其仁。』《春秋》書異不書祥，爲是故也。』皇從子文正得罪，濂曰：『文正固當死，陛下體親親之誼，置之遠地則善矣。』車駕祀方丘，患心不甯，濂從容言曰：『養心莫善於寡欲，審能行之，則心清而身泰矣。』帝稱善者良久。嘗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，濂舉《大學衍義》，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。頃之，御西廡，諸大臣皆在，帝指《衍義》中司馬遷論黃老事，命濂講析。講畢，因曰：『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，改文景恭

儉之風，民力既敝，然後嚴刑督之。人主誠以義禮治心，則邪說不入；以學校治民，則禍亂不興。刑罰非所先也。』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狹，既備陳之，復曰：『三代治天下以仁義，故多歷年所。』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，對曰：『上古載籍未立，人不專講誦，君人者兼治教之責，率以躬行，則衆自化。』嘗奉制詠鷹，令七舉足即成，有『自古戒禽荒』之語。帝忻然曰：『卿可謂善陳矣。』濂之隨事納忠，皆此類也。六年七月，遷侍講學士、知制誥、同修國史兼贊善大夫。命與詹同、樂韶鳳修《日曆》，又與吳伯宗等修《寶訓》。九月定散官資階，給濂中順大夫，欲任以政事，辭曰：『臣無他長，待罪禁近足矣。』帝益重之。八年九月，從太子及秦、晉、楚、靖江四王講武中都，帝得輿圖《濠梁古蹟》一卷，遣使賜太子，題其外，令濂詢訪，隨處言之。太子以示濂，因歷歷舉陳，隨事進說，甚有規益。

濂性誠謹，官內廷久，未嘗訐人過，所居室署曰『溫樹』。客問禁中語，即指示之。嘗與客飲，帝使人偵視。翼日問濂昨飲酒否，坐客爲誰，饌爲何物，濂具以實對。笑曰：『誠然，卿不欺朕。』間召問羣臣臧否，濂惟舉其善者，曰：『善者與臣友，臣知之，其不善者不能知也。』主事茹太素上書萬餘言，帝怒，問廷臣，或指其書曰：『此不敬』，『此誹謗非法』。問濂，對曰：『彼盡忠於陛下，且陛下方開言路，惡可深罪？』既而帝覽其書，有足採者，悉召廷臣詰責，因呼濂字曰：『微景濂，幾誤罪言者。』於是帝廷譽之曰：『朕聞太上爲聖，其次爲賢，其次爲君子，宋景濂事朕十九年，未嘗有一言之僞，諂一人之短，始終無二，非止君子，抑可謂賢矣。』每燕見，